

亚 丹编

台湾抒情小品选

等待月亮升起

花城出版社

11510

目 录

晓 风

雨之调.....	1
----------	---

雨荷/秋声赋/油伞.....	1
----------------	---

林木篇.....	5
----------	---

白千层/相思树/梧桐.....	5
-----------------	---

杨 牧

调寄小连琐.....	8
------------	---

我的航行.....	10
-----------	----

萧 白

二 月.....	13
----------	----

在南风里浴/冷谷·蓝鸟·草莓花/轻弄一支小笛/一

年凋到最后一叶.....	13
--------------	----

六 月.....	19
----------	----

星在窗外/林子里/六月的眸光/一次聚会/雨花绕

在午后/夜之独步.....	19
---------------	----

八 月.....	28
----------	----

深静如蓝/属于这个季节的/等待月亮升起/风吹响一

树叶子/一杯夜色/画灵的像.....	28
--------------------	----

乡 心.....	37
----------	----

古老的后街.....	39
------------	----

咏.....	41
--------	----

33 16/100

张秀亚

茶	46
---------	----

许达然

画风者	48
-----------	----

季 薇

秋 寺	51
-----------	----

花 雨	54
-----------	----

喻丽清

写给命运	55
------------	----

长街的忧郁	57
-------------	----

书	59
---------	----

雨	61
---------	----

岩 石	62
-----------	----

王鼎钧

恋 者	63
-----------	----

没有爱/我看见/石头记/雨中行/夜夜心	63
---------------------------	----

林 泠

无花果	71
-----------	----

列车/西风/无花果	71
-----------------	----

罗 青

子夜册：曲	76
-------------	----

三月册：春	79
-------------	----

腾云册：雨	81
-------------	----

流水册：星月记	83
---------------	----

野营册：露·萤	85
泼墨册：虬髯客	87
席慕蓉	
孤独的书	88
陈芳明	
飞·幡	91
胡品清	
地震的日子	98
蒋芸	
阳光下的少年	95
芦苇的联想	97
殷颖	
小窗·苦茗	99
陈晓蕾	
溪水	102
吴宏一	
笛声	105
黑野	
告别·月·和声·蝴蝶	106
蜻蜓	112
东海大学	113
静思笔记(二)	116
孟祥森	
幻日手记	118

吕大明	
听雨小莲塘.....	123
窗 饰.....	125
听 鸟.....	127
心笺一束.....	130
星夜闻笛/石与亭	130
康来新	
咏叹调.....	133
夕颜/龟/箫.....	133
林双不	
掠影：一片云.....	136
乡居：爱蓝.....	138
林清玄	
阳关已唱千千遍：灯火阑珊处.....	140
李昌宪	
兰湖居.....	142
方 方	
傍晚的叩访.....	145
翔 翎	
春的守候.....	147
王禄松	
飞向海隅.....	149

晓 风

雨 之 调

雨 荷

有一次，雨中走过河池，一塘的绿云绵延，独有一朵半开的红莲挺然其间。

我一时为之惊愕驻足，那样似开不开，欲语不语，将红未红，待香未香的一株红莲！

漫天的雨纷然而又漠然，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红莲！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倾泼的颜色！我立在池畔，虽不欲捞月，也几成失足。

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

可是，看那株莲花，在雨中怎样地唯我而又忘我！当没有阳光的时候，它自己便是阳光；当没有欢乐的时候，它自己便是欢乐！一株莲花里有怎么完美自足的世界！

一池的绿，一池无声的歌，在乡间不惹眼的路边——岂

只有哲学书中才有真理？岂只有研究院中才有答案？一笔简单的雨荷可绘出多少形象之外的美善，一片亭亭青叶支撑了多少世纪的傲骨！

倘有荷在池，倘有荷在心，则长长的雨季何患？

秋 声 赋

一夜，在灯下预备第二天要教的课，才念两行，便觉哽咽。

那是欧阳修的《秋声赋》，许多年前，在中学时，我曾狂热地耽于那些旧书，我曾偷偷地背诵它！

可笑的是少年无知，何曾了解秋声之悲，一心只想背几个漂亮的句子，拿到作文簿上去自炫！

但今夜，雨声从四窗来叩，小楼上一片寒落的秋意，灯光如雨，愁亦如雨，纷纷落在秋赋上，文字间便幻起重重波涛，掩盖了那一片熟悉的字句。

每年十一月，我总要去买一本Idea杂志，不为那些诗，只为异国那份辉煌而又黯淡的秋光。那荒漠的原野，那大片宜于煮酒的红叶，令人恍然有隔世之想。可叹的是故国的秋色犹能在同纬度的新大陆去辨认，但秋声呢？何处有此悲声寄售？

闻秋声之悲与不闻秋声之悲，其悲各何如？

明朝，穿过校园中发亮的雨径，去面对满堂稚气的大一

新生的眼睛，**《秋声赋》**又当如何解释？

秋灯渐暗，雨声不绝，终夜吟哦着不堪一听的浓愁。

油 伞

从朋友的乡居辞出，雨的弦柱在远近奏起，小径忽然被雨中大片干净的油绿照得惹眼起来。原想就这样把自己化在雨里一路回去，但却不过他的盛意，遂支着一把半旧的油伞走了。

走着，走着，黄昏四合，一种说不出的苍茫伸展着，一时不知是真是幻。二十多年前，山城的凌晨，不也是这样的小径？不也是这般幽暗？流浪的中途站上，一个美得不能忘记的小学。天色微茫，顶着一把油伞，那小女孩往学校走去。为了去看教室后面大家合种的一畦菠菜，为了保持一礼拜连续最早到校的记录，以赢得一本纸质粗劣的练习本，她匆促地低头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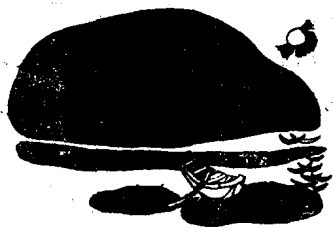
而二十年后，仍是雨，仍是山，仍是一把半旧的雨伞，她的脚步却无法匆匆了。她不能不想起由于模糊而益显真切的故园的倦柳愁荷。

那一季的菠菜她终于没见到，便又离去了；而那本练习本，她也始终得不着，因为总有一个可恨的男生偶然比她早到，来破坏她即将完成的记录。她一无所获——而二十多年后，她在芬芳的古籍中偶然读到柳柳州笔下的山水，便懊恨

那些早晨为什么浪费在无益的奔跑上，为什么她不解人生的缘分？为什么她不解那一瞥的价值？为什么她不让故园最后的春天在那网膜上烙下最痛最美的印记？却一心挂想着那本不值钱的练习本。

油伞之后，再无童年。岛上的日子如一团发得太松的面，不堪一握。

但岛仍是岛，而当我偶然从仔细的谛视中发现那油伞只不过是一把塑胶仿制品的时候，黄昏的幻象便倏然消逝了。有车，有繁灯，这城市的雨季又在流浪者眼前绵绵密密地上演了。



林 木 篇

白 千 层

在匆忙的校园里走着，忽然，我的脚步停了下来。

“白千层”，那个小木牌上这样写着。小木牌后面是一株很粗壮很高的树。它奇异的名字吸引着我，使我感动不已。

它必定已经生长很多年了，那种漠然的神色、孤高的气象，竟有些像白发斑斑的哲人了。

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树干，绵软的、细韧的、一层比一层更洁白动人。

必定有许多坏孩子已经剥过它的干子了，那些伤痕很清楚的挂着。只是整个树干仍然挺立得笔直，在表皮被撕裂的地方显出第二层的白色，恍惚在向人说明一种深奥的意义。

一千层白色，一千层纯洁的心迹，这是一种怎样的哲学啊！冷酷的摧残从没有给它带来什么，所有的，只是让世人看到更深一层的坦诚罢了。

在我们人类的森林里，是否也有这样一株树呢？

相 思 树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那一片细细碎碎的浓绿。每次坐在树下望天，那些刀形的小叶忽然在微风里活跃起来。像一些熙熙攘攘的船，航在青天的大海里，不用桨也不用楫，只是那样无所谓的漂浮着。

有时走到密密的相思林里，太阳的光屑细细地筛了下来，在看不见的枝桠间，有一只淘气的鸟儿在叫着。那时候就只想找一段粗粗的树根为枕，静静的藉草而眠。并且猜测醒来的时候，阳光会堆积得多厚。

有一次，一位从乡间来的朋友提起相思树，他说：“那是一种很致密的木材，烧过以后是最好的木炭呢，叫做相思炭。”

我望着他，因激动而沉默了。相思炭！怎样美好的名字，“化作焦炭也相思”，一种怎样的诗情啊。

以后，每次看见那细细密密的叶子，心里不知怎么总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棵树都是一个奇迹，不是吗？

梧 桐

其实，真正高大古老的梧桐木，我是没有见过的。

也许由于没有见过，它的身影在我心中便显得愈发高大

了。有时，打开窗子，面对着满山蓊郁的林木，我的眼睛便开始在那片翠绿中寻找一株完全不同的梧桐，可是，它不在那里。

想像中，它应该生长在冷冷的山阴里，孤独地望着蓝天，并且试着用枝子去摩挲过往的白云。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有山泉的细响，冷冷如一曲琴音。渐渐地，那些琴音嵌在它的年轮里，使得桐木成为最完美的音乐木材。

我没有听过梧桐所制的古琴，事实上我们的时代也无法再出现一双操琴的手了。但想像中，那种空灵而飘渺的琴韵仍然从不可知的方向来了，并且在我梦的幽谷里低回着。

我又总是想着庄子所引以自喻的凤鸟鹓鶵，“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一想到那金羽的凤鸟，栖息在那高大的梧桐树上，我就无法不兴奋。当然，我也没有见过鹓鶵，但我却深深地爱着它，爱它那种非梧桐不止的高洁，那种不苟于乱世的逸风。

然而，何处是我可以栖止的梧桐呢？

它必定存在着，我想——虽然我至今还没有寻到它，但每当我的眼睛在窗外重重叠叠的峦嶂里搜索的时候，我就十分确切的相信，它必定正隐藏在某个湿冷的山阴里。在孤单的岁月中，在渴切的等待中，聆听着泉水的弦柱。

杨 牧

调寄小连琐

若有人在墙外吟诗。其声凄楚，我仿佛也将听到，元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连琐，在深夜夏天正催赶着时流如漫漫江水。蝉憩于深夜，夏虫也为我沉默，那无人的女墙。而我燃灯，看门外水溶溶的黑暗，在那不可辨识的神秘里，连琐，或将捏得出一片秋风，一片秋雨。

我何尝不梦寐追求一条遗落荆棘中的紫带，伴微风，守滋露。也为你吟，为你放歌。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异地而处，愿是移居泗水之滨的书生；窥你，候你，在白杨萧萧的墙头。

生命中血液般的一种温柔，即使溅在脸上（或溅在双手），也只为一如风的细流，抚慰的甜蜜。对坐荷芰，棋残矣，人倦矣，连琐翩然翩翩然离去，衣香在纸窗上浮沉。与你谈连昌宫词，词在案上。为你拂扇，鬓发乱了。流萤果然悄悄飞渡。

而夏日啊，在秋虫和野草前头催赶着树影，和淡淡的星色。人在四海之外，在云深不知处。森林茂密，霞雾迷迷，遥遥传递着染血的丝帕。

啊，追求那挑弄弦索的良夜，作蕉窗云雨的旧曲。再悲

哀的也可以含衾遗忘，只憧憬一种沉静，无语忘晓的沉静。

或许曙色已经穿透所有的花窗，连琐，你为什么张皇？
或许你未尝来过，只在墙外轻吟，孤独而美好的怨尤！流萤
若飞来，沾我的紫帏。帘掀处，我期待弹奏琵琶的轻烟——
在弦上，曳出一条温顺的轻烟，接我归向旧时的山谷啊旧时
的山。

我的航行

我不知道这船是什么时候解缆什么时候出港的，看到舱顶上的圆窗慢慢发白，天亮了。“天亮了！”有人舒气说道：“我们的船就要开航了！”我想，人在海上该有另一种和在陆上完全不同的情绪——当我感觉到船身摇摆的时候，我知道这船已经离开了码头。

离开了码头，多么奇异的经验。打从孩提开始，就憧憬那离开码头“到海上去”的风采。我幼年看到了塘上的芦苇，芦苇上的红蜻蜓，和乱草边的石梯——犹记得如何在琴姐的照护下亲手放下第一只纸船。站在滑溜溜的石梯上，右手紧抓她的裙角，侧身放下昨晚折好的白帆船。看到水面轻风送它悠悠：飘去，飘去，在白卵石的水面上，生出许多涟漪。

那情绪，像晚风一般悠忽。我什么都不要，我常常想，当人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愿自己像个航海的男人——当我倚靠在舷边，看到海水，那不再是岸上看到的海水了，那不再是梧桐树荫下柔美的海水了。成长了，茁壮了，成长茁壮包涵另一层不朽的意义，因为你必须先能忍受割舍的痛苦。你自心灵中悟出这平凡的道理——你把岸上看见的海洋忘怀，全心全意去汲取新的印象：原来海洋是这么

苍凉凄诡的。原来那喃喃拍打的不是九月山岗上的情语，那是白色的波浪，流转，飘移，那么微小而悲壮。

你能忍受那痛苦吗？那割舍的痛苦，那离开幻念和遐思的痛苦，那揭开神秘的痛苦。尤其当你成长，你必须忘却旧有的好日子，重新看看这世界：广大的世界，变化莫测的世界。你放下第一只纸船的时候，也曾偷偷告诉自己，去吧，去吧，我的小帆船，飘到你爱飘去的地方——别再回来了，我将不再见你。你小小的胸脯碰碰乱跳，抚着自己的心，像面临一个庄严的祭礼，因为你面临的原来是生命中第一次分离。而那小小的痛苦是难忘的。

而当这一次，当我真正乘船离开码头的时候，那港上的夜雾已经散了，几只白鸽在屋顶上疾飞。这巨大的分离是对陆地的分离——仿佛看到的不是甲板上的传奇，而是许多陆地上的面容：山外的家人，岗上的朋友，和谷边的花季。你的宗教没使你深沉下去，我想：你的离愁会使你深沉下去。似乎去年的午夜弥撒还没有完，铃声，祷辞，祝福，在朱红色的柱边，我曾对神父说：你来自塞纳河边，你看到圣母院的壁画没有？

像随手撒落满握的小纸片，你走过那小河的时候，秋风已经起了；你那不经意的扬手，如今却成前兆。辽阔的是密接的思念，在大洋的两个涯岸，在秋天，当月升月落的时刻，你将如何掩面哭泣？

我的航行夹杂着许多幻灭的愁绪。幼年的憧憬破碎得像凋萎的玫瑰花。我没看到七彩的小旗拍打蓝天，我什么都没

看见。“出港了！”有人轻声说，竖起衣领，风逐渐大了。出港了，离开陆地，陆地上的平原和山坳，我看到少聪的长发，在异国的绿草红墙间飞动，我看到她，凝望白云，在一棵苹果树下，不经心地念着我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呢？当这船出港的时候，我的名字如云雾，在海面上浮动，失去了它的意义。

